



5月19日,蓝天白云下的“提琴专业村”——竹沟镇小王庄村。



王金堂的二哥王金成在自己的提琴作坊里忙着制作提琴。



王金堂展示自己用老料制作的大提琴。



王金堂家门前,小延安弦乐团的演出场景被制作成了展板,供来访者参观。

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

振兴路上

梦想花开

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,扎实推进乡村发展、乡村建设、乡村治理等工作,加快建设农业强国,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。2023年市委农村工作会议围绕增加农民收入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、加快建设农业强市等工作进行了部署。为给我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营造浓厚舆论氛围,本报开展《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——振兴路上·梦想花开》主题报道活动。记者将深入驻马店的特色乡村,观察产业发展,记录乡村变迁,感受美好生活,深度挖掘驻马店“振兴路上·梦想花开”的故事,用心记录乡村振兴的驻马店样本。



竹沟琴声

文/图 全媒体记者·许伟

琴起

5月19日,初夏的阳光照在竹沟这片英雄的土地,青山绿水,田野乡村,金黄色的麦田把远山与村庄相融,战火硝烟早已远去的“小延安”竹沟露出了她深情而温馨的面孔。

战火纷飞的年代,无数革命前辈用鲜血的红,在这片土地上抒写了勇于开拓、敢为人先的壮丽史诗;如今,一群朴实无华的竹沟人用提琴的金,在这片土地上谱写出琴声悠扬的时代畅想曲。

小王庄村,青砖白墙,沥青小路,“提琴专业村”几个金色的大字在阳光下分外醒目,从农家院子中传出的婉转琴音牵引着记者的脚步。

多年来,在中央和省、市媒体的关注下,“竹沟提琴”已经成为当地文化产业“出圈”的最大IP。婉转“出圈”优雅致富,相比较外界的赞誉,在小王庄村,以王金堂为代表的制琴师们对这个行业的理解显然更加深刻、真实。

雕琢、打磨、装配……对于每日与木头打交道的制琴师傅而言,婉转与优雅这样的词汇似乎与他们的真实生活相距遥远,枯燥与单调才是最切肤的体验。

农民与制琴师,这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身份,经过天长日久的磨合,如今在他们身上已自然融合。

在竹沟镇,谈起提琴产业,绕不开王金堂。

20世纪80年代,16岁的王金堂揣上用卖麦子的钱购来的车票独自到北京闯荡,端盘子、做小工,只要能挣钱活下去,再苦再累的活儿他都愿意干。

品尝了没学问、没技术带来的生存压力后,王金堂发誓要改变自己的生活,“那时连做梦都想学一门手艺”。一个偶然机会,王金堂遇到一家工艺美术厂招聘临时工,不仅能学习制作工艺小提琴,还管一日三餐。他高兴坏了,踏踏实实跟着师傅学,很快掌握了工艺提琴的制作手艺,一年后就当上了车间负责人,月工资700多元。

但是,在观看了一场小提琴演奏会后,一个大胆的想法在王金堂的脑海中盘旋——“一定要学会制作能演奏的提琴”。

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。当时有家提琴作坊招人,王金堂毫不犹豫地辞掉原来的工作,进入提琴厂。就是在那里的两年,他掌握了制琴的关键技术,并打算创建自己的琴坊。

没钱、没材料、没工具,白手起家建琴坊,谈何容易?王金堂便动员老乡当工人,四处奔走找投资。1990年,王金堂终于和一家木材厂谈拢,合作开办一家琴坊。此后,他的制琴生意越做越好,他带出来的工人有许多也陆续建起了自己的琴坊。

就在王金堂创业的同时,竹沟镇鲍棚村农民李建国通过亲戚介绍,也来到北京的提琴作坊当学徒,一路打拼,成为制琴师,学得一手好技术。2014年,李建国创办的提琴厂年销售额已达3000多万元,产品以出口为主。

就这样,亲戚帮亲戚,老乡带老乡,一批批竹沟农民来到北京学习制琴工艺,从业者近1000人,在制琴行业叫响了“竹沟师傅”的名头。

琴落

作为最早北上学习提琴制作工艺的王金堂,提及当年往事,感受最深切的不是学习提琴制作过程中的艰辛与收获,而是远离故乡的忧愁与无奈。

背井离乡,最大的牵挂是留守在故土的老人和孩子。“那时与家人一年见不了两回面,很想念。”王金堂说。

为了照顾家中父老,王金堂动了回老家建提琴工厂的念头。1993年,他回到确山,与镇政府联合建了一家提琴厂,年产提琴500把。但3年多过去,由于物流跟不上,信息不灵通,经营机制不灵活,企业最终倒闭。赔了本钱的王金堂重返北京,到李建明的制琴公司工作。

岁月的车轮滚滚前行。进入新时

一辆满载云杉木料的五菱轻卡“兴冲冲”地驶进了王金堂家。“嘀、嘀、嘀”,汽车喇叭声响起,从驾驶室内跳出一个身穿深蓝色T恤、方言浓郁的东北大汉。

他叫张立明,从吉林长白山来,是王金堂合作多年的提琴原料供应商。

此时的王金堂正在二楼客厅,同来访的记者谈他关于提琴产业发展的宏伟蓝图。

数十年的“野蛮生长”,“竹沟提琴”已经走到发展的十字路口,不可避免地遭遇了“成长的烦恼”。

在制琴行业泛舟38年,创业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、挫折与辉煌,都已成为历史。而今,迎着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东风,提琴专业村、提琴小镇、提琴之乡,这些媒体赋予竹沟的称号,在为“竹沟提琴”带来声誉的同时,也给以王金堂为代表的竹沟琴师们带来忧虑。

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背景下,应该怎样讲好竹沟提琴故事?返乡二次创业的“王金堂”们如何做大提琴文化产业附加值,让竹沟提琴实现华丽转身?

“速度焦虑”与“转型彷徨”双面夹击,考验着王金堂——这个“竹沟提琴”曾经领路人的勇气和智慧。

代,县域经济发展被提上了愈加重要的位置,驻马店公路网和城乡物流网日益完善。在国家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春风激荡下,“头雁归来”“金凤返巢”,带动城乡发展日新月异。

2015年,确山县提出“欢迎闯天下的确山人回老家”。为吸引“确山琴师”回乡创业,把产业做大做强,确山县投资5.6亿元打造了占地40公顷的提琴产业园,产业园内不仅有厂房、宿舍、办公等配套用房,还建设了提琴主题公园、演艺厅、乐器展示大厅等文化设施。

“不管是阿尔卑斯山的云杉、奥地利的琴弦,还是法国奥布特的琴码,都能进得来,产品也能出得去。”在用国际商务眼光审视家乡现在的条件下,王金堂带头把企业从北京迁回故乡。16岁少年离家,归来已年近半百。

2015年底,王金堂、李建国、李守强进驻确山县提琴产业园。

经过两年发展,走规模化、标准化路子的李建国,公司的工人数量从70名增加到200多名,提琴年产量超过5万把,工艺水平不断提高,市场价格日渐看涨。李建明的成功为返乡创业者树立了

样板,60多名在北京的确山籍制琴师陆续返乡。16家制琴和配套企业入驻产业园,生产小提琴、中提琴、大提琴、低音贝斯及配件等30多个系列、400多种型号的产品。目前,确山县开办制琴及相关企业150多家,带动2600多人就业,制作的中高端提琴占全国产量的80%以上,出口欧美国家,年产值达7亿元,竹沟提琴享誉世界。

对比李建国规模化、标准化的路子,王金堂有自己的想法。进驻确山提琴产业园3年政策优惠期过后,他把自家的金鸣琴厂迁到老家竹沟村小王庄。一些制琴师见王金堂离开,紧随其后,也把厂子搬回家。2018年底,在镇、村支持下,王金堂建起4层楼房。一层是车间、厨房,二层用于展示,三层存储成品,四层招待客商。楼外一间库房,专门存放木料。

一间不起眼的农房里,几名妇女坐在工作台前,刻刀在手中上下翻飞,毛糙的木料被精雕细琢成提琴琴头。王金堂的二哥王金成,操纵着智能化雕刻机,对枫木原料进行初加工,一块块粗糙的木料在机器的雕琢下现出琴头雏形,再经

过人工雕琢,就成为提琴的关键部件琴头。家住竹沟街上的李荣,两个月前来到金成家学习制琴工艺,如今已基本掌握琴头雕刻流程和工艺要求,月工资5000左右。

家门口就业拿工资,不影响接送孩子照顾家庭,这对生活在这里的普通农民而言,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小王庄村32户人家,16户从事提琴作坊,这些作坊主或多或少都跟王金堂有关。在竹沟镇,像小王庄村这样大大小小的提琴加工作坊有122家,每年生产提琴达40万把。

悄然改变的不止当地农民日渐鼓起来的“钱袋子”。如今,竹沟村,别墅林立,琴声迭起,一间间提琴作坊悄然运转。短短4年时间,昔日破败不堪的乡村院落旧貌换新颜,当地政府提出“整洁、文明、卫生、和谐、绿化、奉献”六美庭院在这里有了最真实的注解。

竹沟村更是凭借制琴产业入围2022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亿元村行列。在媒体的一次次聚焦中,竹沟村被贴上了“宝藏村庄”“骄傲的村庄”等

醒目标签。

琴鸣

去年底,王金堂用15年老料制作的小提琴,在经跨境电商平台销往葡萄牙某制琴师工作室后,高价出售给西班牙管弦乐团首席小提琴手,并成功在西班牙管弦乐团、西班牙国家电视台进行演奏,获得了高度认可和评价。

“客户发来照片和表演视频并传达喜悦之情后,又追加了新订单。”王金堂说,从手工制琴历史来看,作坊里更能出精品,他坚信自己的选择。

在王金堂看来,作坊“船小好调头”,利于创新。除此之外,王金堂还有远期规划:打造“大师工坊”,“甚至一个月就做一把琴,走高端、卖高价”。

凡是过往,皆为序章;凡是未来,皆有可期。如果把王金堂前半生的创业史比作一部前奏曲,那他现在进行的创新尝试,无异于一部狂想曲。

38年的制琴生涯,王金堂不断学习、借鉴、总结、提升,在提琴制作领域早已具备了国际化的视野与格局。比起扩大产能,提高利润,他更在意的是做大提琴产业文化附加值,破解提琴产业落地竹沟后遭遇的“成长的烦恼”。

成立确山县手工提琴制作协会,制订提琴产业发展规划,架起一座沟通世界的桥梁,让后代子孙更好地传承提琴产业文化,作为确山县手工提琴制作协会会长王金堂,正在着手谱写竹沟提琴的狂想曲。

“终章”亦是“序曲”。王金堂一直难忘数年前在中国(上海)国际乐器展上的一幕。来自以色列的乐器商人约瑟夫在他的摊位上拿起一把小提琴,当场演奏起《梁祝》,悠扬的乐曲吸引不少人驻足观望。现场有人请王金堂也演奏一曲,他连连摆手笑着说:“我们制琴师大多数不会拉琴,都是参照相关标准和个性化定制来制琴。”

不会拉琴,在王金堂心里留下了遗

憾。大儿子王玉民6岁时,王金堂托人买了票,第一次带着他走进中央音乐学院的礼堂,听了一场弦乐团专场音乐会。

王金堂舍得花时间陪儿子去听音乐会,中山公园音乐堂、北京音乐厅、中央音乐学院……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。“就是想让孩子能从小接受更多的音乐熏陶,真正喜欢上提琴,这样才能把这个行业做强做精!”王金堂说。

“琴二代”,在竹沟日渐盛行。越来越多的“琴一代”开始让自己的孩子学琴。目前,确山的“琴二代”们在天津音乐学院、西安音乐学院、武汉音乐学院等学校求学的不在少数。熊呈豪考取俄罗斯海参崴远东国立艺术学院,成为确山第一个到国外留学的“琴二代”。

2018年,竹沟镇政府出资从河南平顶山学院聘请专业提琴教师,在竹沟镇中心小学、竹沟初级中学、竹沟思源学校开设提琴特色班,培养了学生近200名。2020年初,在确山县手工提琴制作协会努力下,竹沟“小延安”弦乐团成立,目前有演职人员20多名,已为家乡的父老乡亲进行过几次公益演出。

“不仅会做琴,更要懂琴!”这是王金堂对“琴二代”的要求。“我们第一代制琴人只会做琴,不懂得赏琴听曲。一把琴是好是坏,只能由外人评判。”王金堂说,要想让提琴走高端之路,就必须培养出懂琴的年轻人。

如今,王金堂的大儿子王玉民,已经从中央音乐学院提琴制作专业毕业,是竹沟“琴二代”中的佼佼者。王金堂的二儿子王少斌也喜欢大提琴,今年9月将远赴俄罗斯求学。

“竹沟镇的‘琴二代’已经有60余名,经过专业的学习培养,竹沟提琴产业的换代升级将会在他们手中实现,也会让更多人听到竹沟提琴的音韵。”望着面前一只只金色的成品提琴,王金堂的话语凝重而深沉。

有不放弃的年轻人,有开拓创新的精神,竹沟提琴必将更具生命力。